



中国文化巨人丛书



总主编

陈来胜

朱自清传

徐德明 李真 著



现代卷主编 栾梅健

团结出版社



中国文化巨人丛书·现代卷

总 主 编 陈来胜

现代卷主编 栾梅健

朱 自 清 传

徐德明 李 真 著

团 结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自清传/徐德明·李真著.-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4

(中国文化巨人丛书:现代卷/陈来胜主编)

ISBN 7-80130-260-5

I. 朱… I. ① 徐… ② 李… III. 朱自清-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903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 北京京丰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印张: 10.125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印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260-5/K·102

定价: 15.2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中国文化巨人丛书》总序

西晋名士羊祜乐山水，每访风景于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与僚属语：“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这一声浩叹，虽已过去一千七百多年了，然而今天读来，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它那弥漫不散的悲凉。它倾吐的是对零落草木、后世无闻的哀戚，是对生命不永的无奈的惆怅。

历史却并不因这一再重复的叹息而驻足，兔缺乌沉，沧桑陵谷，历史依然前行，化鲜活为腐朽，点形物成烟云，不停地把每一瞬间的存在抛入茫茫陈迹的黑暗中……

然而在这流变的世界里，消失的是不可逆转的时间，融化的是短促的个体生命，却留下了永恒绵延的人类生命活动的印记，留下了人类生命意识升华中形成的文化积淀。

文化的创造者是人，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人。而那些在历史舞台上展现英姿的林林总总的代表人物，就是文化的综合象征。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无不包含着一批批英雄伟俊之才的杰出贡献。他们都自觉担承社会责任。古来多少优秀文人，都具有拯世济物的志向、民胞物与的情怀，总是由一己之哀乐推及天下民众之哀乐。他们无论个人穷达否泰，无时不以

国是民瘼为意，志存高远，心胸博大，浩然之气可与天地相侔。迨至近代，中国外受列强压迫，内复专制统治，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无数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优秀知识分子，更是心系苍生，情寄安危，饱经磨难却绝不放弃信念，积极选择命运而不听凭命运主宰。他们筚路蓝缕，迈往直前，在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上披荆斩棘，终于，犁出了片片绿洲。

岁月不居，斯人已逝，但是他们创造的文化业绩，并不因时间的隔离而稍减其魅力。那激荡喧阗的历史风云，常令后来人心中泛起阵阵遐想，对他们的功业风采、人格精神产生不尽的缅怀、景仰，追惟之余，惜不能从其游……这是现代人表现出的对历史的依恋。正如埃及卢克索神庙法老像上镌刻的那句震人心魄的名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生活在20世纪末的现代人，更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情结，希望看到昨天，希望穿过翳翳的历史丛林，贴近这些杰出人物，从他们当时的活动中感知中国历史存在的脉搏，从已日渐遥远的人和事中，追忆中国文化由远走近的袅袅步履。

关于中国历代文化名人，已经有一些传记作品陆续介绍了。但是这些书基本限于史传和评传范围，偏重学术，多在专业研究者的圈子中阅读。其实，专业研究范围以外的读者，对文化名人思想活动也是非常关心的，至少对其思想活动的动态性的事件，是很感兴趣的。因此，以适当的叙述方式，生动的笔调，来描写这些名人的生命历程，既有思想的厚重性，又富情节的可读性，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即可以使广大读者畅然进入这些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与他们携手漫步生命之旅，体验他们人生风雨中的挫折与成功、欢乐和痛苦。本着这个目的，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文学传记丛书。因出版力量有限，暂先推出近、

现代两辑，古代当代部分嗣后续出。

一个人即是一个世界。一个文化名人更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思维活跃，才情特出，性格复杂，感情丰富，生活曲折，志趣广博，活动频繁。他们在众多领域中各领风骚，勋业灿然，或是才气磅礴的文坛巨擘，或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或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毫无疑问，描写如此神采各异的文化名人，准确把握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虽然这套传记丛书属于文学性的，但绝不意味着为了追求“艺术”效果而可以凭空虚造、随意发挥。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因此，我们首先要求作者在撰写时要尊重历史真实，要实事求是、平实公允，在描述传主历史的进步作用的同时，也不回避其弱点和短处，也要指出某些传主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历史逆向性。然而，尊重历史事实，并不等于简单罗列种种事实、现象，而是要更进一步，在保证基本史实准确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建构。更为重要的，是要艺术地揭示传主思想过程形成的因由及其蔓延的延广性，透视其人生过程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沿着传主思想发展的轨迹描述其心理活动、举止言行，刻画其人品个性，其思想、性格、情感、志趣，表现其生命的力度。

要实现上述想法是不容易的。在撰写过程中，由于作者各有其价值取向，认识角度不同，学术水平各异，这样，作者只能做到在相对的意义再现上再现这些人物，虽然主观上力争接近，仍会留下一些遗憾，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期再版时补正。

忝为主编，恭疏短引。

陈来胜

1997年10月20日

识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死不得

- 一 他的死把他的生命扩大了 (1)
——他只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死把他的生命扩大了，他的人格力量将他的生命延展到亲人、朋友、学生、同事与事业、时代乃至压迫着他的环境中
- 二 师表真堪垂后世 (5)
——对一个以道德文章名世的人，没有比文章更好的纪念方式，没有比对他的道德的推崇更慰人心

第二章 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 一 但得夕阳无限好 (14)
——自青年时代以来，从打把握住“刹那”的精神，决定一步步踏实地走人生的路，就不再作玄远的幻想，少有惆怅的时候……
- 二 死仿佛像白衣的小姑娘 (21)
——这蝉一声声，一阵阵地相互应和、催促着，……朱自清从中听出那种人生匆匆的意味，也听出种种的似曾相识

第三章 匆匆北平

- 一 匆匆过客 (36)
——三十余年来，他三进北京，进进出出之间，社会与时代变化着，他的身体变化着，身份变化着……

- 二 梦断清华园 (54)
——那时的心中充溢着多少诗情，虽然久已不写诗了，可那种感觉比诗还醇厚，还醉人……

第四章 新国学

- 一 雍容治国学 (85)
——“一多给人的印象是英锐，佩弦给人的印象却是雍容”……
- 二 “新国学”之“新” (99)
——他的“新国学”研究的特点，是比“旧”的国学研究范围要广得多。往实里说，是对国学研究的开拓

第五章 我是扬州人

- 一 少年扬州梦 (114)
——自家与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 二 梦醒扬州时 (132)
——这一两年内，在扬州的日子虽然很短，但却感受到很深的刺激，增加了好些烦恼……

第六章 南方的诗人

- 一 白马湖畔 (144)
——浙江的山山水水都是一首诗，白马湖上的生活诗意最深……
- 二 教育的理想与幻灭 (167)
——理想的教育形式渐渐幻灭，现实暴露出固有的狰狞，于是“颇想脱离教育界”……

第七章 儿女们

- 一 平生六男女，昼夜别情牵 (196)

——从亡妻生的迈儿始，一共9个孩子，作父亲的腾出了多少时间与他们共同生活，带给他们欢乐呢？

二 为人父的担承…………… (206)

——孩子能否超过自己，原是为父的心曲。其实，让他们各尽各的力罢，何必让他们背一副十字架……

第八章 西南联大

一 征人又照鬓丝来…………… (218)

——长沙临时大学生活是颠沛流离的开始，不过当时不觉，因为抗战是在一种亢奋情绪中开始的

二 独辟蹊径治“去陋”…………… (237)

——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总体目标是“去陋”，中国缺少作家作品的系统的批评，儒家尚用而不尚知，道家尚玄而不尚实，多少带一点“陋”，“陋”就是见小不见大

第九章 亡妇与“未亡人”

一 悼亡历历总堪悲…………… (256)

——“我心里总是有你的，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可你总是躲在我心里的一个角落里……”

二 些许秋色胜春温…………… (267)

——她的轮廓与动作都有一种风韵，她的艺术修养则足以充实其圆满……

朱自清简谱…………… (285)

主要参考书目…………… (310)

后 记…………… (311)

第一章 死 不 得

一 他的死把他的生命扩大了

他只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死把他的生命扩大了，他的人格力量将他的生命延展到亲人、朋友、学生、同事与事业、时代乃至压迫着他的环境中

1948年8月12日11时40分，“死不得”的朱自清走了。他只活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他的死把他的生命扩大了，他的人格力量将他的生命延展到亲人、朋友、学生、同事与事业、时代乃至压迫着他的环境中。他的突然离去，把这以前大家享受着却又不自觉的事实凸现在人们面前。每个人都痛切地感觉到，朱自清死不得！这也规定着：传他的生必须也传他的死，他死后的生命延续的一段不得不出现在这本传记里。

8月13日，这个不祥的日子，天下着雨，是当年第一个秋凉的早晨，但人的心境更凄凉。8点多钟，朱自清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们都挤到北大医院里。院子小，人很多，大家很少交谈，脸色与天空一样地阴暗。雨落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心

上。然后去医院后的停尸房，大家依次进去瞻仰遗容。从昨天起，朱自清就平静地躺在洋铁床上，和平常一样，除了面色苍白，眼睛闭着，就像睡着了一样。这就算死？从此就再也没有了这样一个备受人们尊重，又是大家最需要他的人？然而，今天吴晗看见他的脸朝右偏，一只眼没闭。一边立着他的太太陈竹隐，带着孩子，哀哀地泣不成声。不知这20个小时她是怎样熬过来的。

用昨天备办好的一具薄棺，治丧的人们将朱自清草草收殓了。他的太太嚎啕着要看最后一眼，被人们劝开了。这年头，活人糊口已是问题，根本拿不出钱来办个像样的丧事。就说入医院，在医生说必须立即住院开刀以后，陈竹隐到处设法，才借够了钱，耽误了一个半小时。瘦得剩了一把皮骨的一代学者、教授，加上那没有多少分量的棺柩，被人们轻轻地抬上了卡车。送葬的人也分坐几辆汽车，陪送着灵车，一直开向阜成门外的广济寺下院。灵柩要在这里火化。

在这个荒凉的古寺里，灵柩被安置在那个嵌着“五蕴皆空”的匾额的砖龛里。龛顶有个烟囱，和尚指挥火工将前面用泥和砖封起来，准备举火。冯友兰先生主祭，深痛他的不幸早逝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在他讲话时，三个香火道人在做回向。接着，大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便在下面举火了。龛前肃立着一百多人，有的低声啜泣，有的失声痛哭，泪眼模糊中看着龛顶升起缕缕的烟来，渐浓、渐多、渐淡、渐无。一阵凉风吹来，搅动着地面上纸钱的灰烬，播散着，弥漫着，似乎要追随着青烟远去。人们面上的泪干了，仰望着无烟无息的龛顶，心中发问：完了？一个在历史中，在社会上多年活动，有如此影响，产生了多少成果的形体，就这样完了？

过后，有人在文章中写道：“朱先生再也不能和我们做形体的接触了。我们愿意他的血肉虽然变成微末，但这微末却能随着浓烟冲进太空，化成亿亿兆兆，掺合在空气的最小单位里，人人从呼吸里都能得到他的滋养。”

送葬的人们折返清华，骨灰要在两天后才可以取。朋友将陈竹隐与孩子接到家中，以便节哀。

15日早晨该取骨灰。追随朱自清多年的学生、得力助手王瑶，一早就从清华园进城，先忙着买好香蜡祭品和用来盛遗骨的磁罐，接着就去陪同陈竹隐与孩子乔森、思俞坐车去广济寺。11点钟，又到了那个荒凉的古寺，又站在那个“五蕴皆空”的砖龕面前。一切都和两天前仿佛，只是人少了。空漠的古寺中更是凭添了一种凄凉悲寂。和尚把泥封着的龕门打开，灵柩早已化为了灰烬。除了一股精神和心中的一点影像，那严肃地从事学术文化工作的人已不再存在。陈竹隐大放悲声，其余的人也哽咽无语。和尚用铁筛把骨灰筛过一次，将骨殖倒在廊下。大家开始检取遗骨。骨殖烧得很透彻，很碎，两寸以上的大块很少见。大家耐心地拨来拨去，惟恐放过了一块小碎片。找了两个多钟头，再也翻拣不出来了，但大家仍然蹲在那里拨着，每人的两手都黑黑的。直到又一家的灵柩来火化，王瑶才匆匆地扶了陈竹隐走到佛殿上，摆设上灵骨的祭坛，上香祭奠了一番，就赶快捧着灵骨离开了。进城接了朱自清的小女儿蓉隽，一起回到清华园。

下午两点半，朱自清的灵骨回到了他离开10天的寓所。然而，从此他就不再是一个活着的主人，而只能享烧奠祭供了。他的书房里，冷清清的，却不凌乱，写字桌上的文具、烟斗如以前一样地摆着，玻璃台板下仍然是他手书的“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的诗句。抽屉里放着半篇文章，题目是《论白话》，一千七百字，没有来得及写完。在一只竹篓里，有一包捆扎得很整齐的书，上面有他自己题的字：“自存本著作十四本，缺《雪朝》和《语文影》。”书架上的书都非常整齐，其中有一栏，大约有二三十本，全是别的作家送他的。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好像他只是去上课、去开会或见朋友了。抗战结束，他从昆明回来后，就在这书房里埋头工作，与人论学，亲切交谈。从今往后，他再也不能坐在这儿工作了。他的长子的电报来了：17日可以飞抵北平。但他已成了一把灰。他的魂灵驻守着那许多未完的、正要开始的工作。这些工作是许多人所期待的，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但他再也不能工作了。

离开书房，出了他家大门，是一片小小的园圃，一地花花草草，有开花的，有结实的，五颜六色，它们仿佛根本不知道它们的主人已经再也不回来，再也不管它们，再也不看它们一眼。只有秋风掠过那一片玉蜀黍的叶梢，传来飒飒悲音，仿佛在说：你死不得……

老友闻家驊，在13日送朱自清入殓后，歌以当哭，写道：

佩弦先生，就任何方面讲，你是一个死不得的人！

就家庭讲，你是一个死不得的人！

就学校讲，你是一个死不得的人！

就民主事业讲，你是一个死不得的人！

隔一天，吴晗既悲且愤地呼喊：

你，万千青年所景仰所追随的导师，褫姆，撒手而去了，你的工作，岗位，谁能代替，谁能继续？

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再也看不到你的笑脸了，再

也读不到你随时在提高随时在前进的新著作了，在朋辈里失去了最崇敬的先进，在青年群里失去了最被热爱的先生，在文化界失去了一个擎旗的大将，在民主运动里失去了谨严细密的学者！

我们要含着眼泪追问，是谁戕害了朱佩弦先生！

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什么世界？

冯至惋惜地感叹着，评价他：

不幸他在中途死去。中国的新文艺失却一个公正的扶持人，朋友中失却一个公正的畏友，

看得远一些，将来的中国失却了一个脚踏实地的精神工作者。

现在我如果能够得到《雪朝》那本诗集，再把他历年的著作排列在一起，我会看见他在这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内在走着一条始终如一的路。

二 师表真堪垂后世

对一个以道德文章名世的人，没有比文章更好的纪念方式，没有比对他的道德的推崇更慰人心

太多的哀念，太多的追思，太多的伤悼……

8月26日，在清华同方部召开了朱自清的追悼会。来参加悼念的人们中有许多人还记得：40天前，您在这儿出席闻一多纪念会。那晚，烛光中如生的闻一多的画像与您瘦弱的身体包裹着的不懈追求的意志相辉映，把一种精神的力量传达给在座的人。但人们看得出，您的身体健康之差。那个晚上是那么热，大家都脱去了衣服，惟有您，似乎感觉不到热，也不出汗，直到终场都没有脱衣服。就这40天里，病魔与时代夺去了您的生命。今天您也来了，这些日子，您的灵魂一直浮漾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我们今天不再能见到活生生的您了。

从25日起，担任朱自清治丧委员会负责人的余冠英就忙于照料布置会场了。余冠英今天一早就来到了会场，他与朱自清的感情在师友之间，对这位深心敬佩的长者的生活与人格有更深的了解，他们都是扬州人。这些天来，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从少年时至今的与朱自清交往的一幅幅图景。在交代布置种种事宜的空隙里，目睹着朱自清的遗像，他的生前友好及同学们所送的挽联，不由地要激活余冠英的记忆。眼下，在灵台正中的柏林翠棚中，悬着朱自清的巨幅墨画遗像，它比人们在他生命最后所得的观感要丰润点，比起余冠英第一次见到的朱自清又要消瘦一些。

余冠英第一次见到朱自清是在家乡扬州，当时朱自清任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务主任。余冠英正要报考八中，办手续时，认识了朱自清，所得印象是：矮，微胖，很和气。自己的小学老师洪为法带着另一个孩子也来报名，出乎意外，他们争执起来，好像关于保证书有什么问题，一方要求通融，一方坚执不允。结果洪先生悻悻而去。自己当时就觉得这位教务主任很厉害，入学以后，又知道，朱先生因为与校长意见不合，辞

职走了；于是认定，表面谦和的朱先生一定很傲气。

5年后，余冠英进了清华大学，朱自清早一年来校教国文，从此，他们的感情就日益加深。会场上李广田先生挽联的上联正说明着这种关系：“如师如友如父如兄，忘形竟然到‘你我’。”此刻余冠英的伤痛而入于痴迷的心境又正好是下联所说，“是假是真是梦是幻，伤心不敢觅‘踪迹’。”余冠英只觉得李广田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也无暇去欣赏它组织的巧妙，表达的贴切，形式的工稳。入清华后，余冠英选了朱自清的普通国文和古今诗选。两年后他从历史系改入中国文学系，又听了他的另几门课。毕业后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这些年更了解了朱自清是个温和而又严峻的人。

因为了解到余冠英的父亲与小坡公是朋友，朱自清就以平辈待这位学生。他为余冠英改文章，也常常拿自己的作品与之讨论。诚如许德珩的挽联所书：“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当时，为国学研究的需要，朱自清偶然做做旧诗，学杜甫；也填小词，近花间派，都很精工，但他自谦说这些不过是练习之作，见不得人。余冠英向他索诗登载在《清华周刊》文艺栏里，勉强之下，还是不肯署真名。

也许是朱自清人格力量的熏染，也许是长期走着相近的治学道路，余冠英与朱自清在性情上有许多的相近处。清华1930年年刊里的余冠英的小传是朱自清写的，他写了两遍，第一遍依照历年年刊惯例，用对传主调谑的口吻，后来觉得本系教授对本系学生开玩笑似乎不得体，又改为庄重的写法，且用文言。小传里称余冠英是“狷者之流”，“外温然无圭角而内颇有所守”，其文章“理胜于辞”。余冠英看了笑着对老师说：“别人正是这样批评你。”他也笑了，似乎是默认了。

住清华园北院，这两家也曾是隔壁邻居。朱自清 1932 年与陈竹隐新婚，就两个人；余冠英也是和太太两个人，太太名竹因。两位女士名中都有竹，二竹为四个，刚好朱余两夫妇又是四个人，合住北院，清华同人都戏称北院 9 号为“四个斋”。余冠英回想起那一段，还如在目前；可目前悬着的正是陈竹隐的挽词：“十七年患难夫妻，何期中道崩颓，撒手人寰成永诀；八九岁可怜儿女，岂意髫龄失恃，伤心此日恨长流。”朱自清好美食，精鉴赏，这两年，他常常怀念扬州，数说扬州的美食。上个月，余夫人回扬州去了，他嘱咐余冠英写信要两件大麦面制的食物。现在为他带来了，他已不在人世了。

转眼已是八点半，追悼会的第一个程序是家祭。陈竹隐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病院里的几日几夜，又经历了这场天崩地陷般的打击，更是不支了，她颤巍巍地走了过来，周身的力量似乎不足以支撑双腿，脸色苍白得厉害。她来到灵前，点上香烛，双手颤抖着捧着祭文，一句一泣，一字一咽，把血泪的字句低抑地吐出，却重重地叩击在会场上的人的心上：

呜呼佩弦，中道惨殁，生者何堪，死者何苦。儿女天涯，散而难聚，稚子无知，依依索父。呜呼佩弦，相从迄今，一十七年，甘苦患难，历久弥坚。方期白首，共证前缘，如何撒手，永别人天。忆君平生，肝胆相照，忠恕廉直，热肠古道，哀哉斯人，天胡不吊，摧我琴瑟，丧我先导。值君之幼，奔走四方，及君既长，诸苦备尝。家道艰虞，锐身独当，尽瘁学术，竟以病殇。呜呼佩弦，秋风泱泱，愁思茫茫，楚些有恨，韭露无常，东南西北，魂兮何往，诚其可通，来格来尝。呜呼哀哉！尚飨！